楊忠烈公文集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

觀陽李贊元望石甫校定
閩中鄭觀吉賓侯甫
雲間陸鳴珂天藻甫　仝參訂

奏疏

戶科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爲邪臣欺罔無忌揆銓擬據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以重要地事臣惟從來權臣壞人國家莫毒于恣睢無上而實醸于一念之敢爲欺

莫惡於笑罵由人而貫慣于一事之不知畏未

有明辱

大典而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罔顧如今枚

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其人以鼎元私門

生莊際昌一事尚可聽其攬援佐銓以遺禍夫

國家者臣請爲

皇上詒言之我

朝收羅賢儁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于

殿試第一尤闗

御題中外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藴藉字必取
其端楷整嚴非爲華
國寶以尊
君此何等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
殿試中式舉人莊際昌對策文卷文理姑不具論其
第三　　行洗刷七字圳寫膠作膠一字監
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仰語閱卷總裁諸
臣以爲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輩非瞽誰
爲不聞不見而臚傳之日畢竟際昌爲第一人

也寫別字者歷卷豈一榜盡目不識丁多磨刮
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宰
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念重或以
設法情逃朋比私交厚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容逭而門牆桃李之私
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名姓臨時遴衆贊成
則繼偕也此一段欺
君辱國公然比以士師之律繼偕爲造意主謀而趙
煥從哲特指使下手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

銓臣閣臣認罪之時縱借若猶有人臣禮急宜

踧蹐自陳直告

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援引忘其紕繆有孱

大典罪該萬死敬束身席藁以聽

皇上斧鉞即不然當際昌抱頭同籍之時少且杜門

思過以昭負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

之徐俟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畏

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懺過請罪于

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爲事外之人以其事爲無甚關

涉之事閃身暗地移罪同入捱過一關再進一
步繼偕之自爲計則得矣夫且覩
皇上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弘開廢常錫集而是
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于人文爲無
色于
國體爲不祥誰實爲之以致于此而到任之日猶
儼然以衙門前輩獨坐專席于多士之上不惟
顏甲于重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
吾事例即如

皇上近年沈同和之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
主考吳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
敬也文實無差秖以舊日往來之迹韓敬落拓
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偕獨當閃躲
涸過竟不可一問信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卽
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
有此淸議哉且自今
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其手付之選
人發落可耳又何必

天子臨軒金吾傳警糊名示慎臚唱示榮黃榜璽揭
示鄭再作此兒戲故事以塗人耳目爲有識者
于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歟
若藐法者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柄持揆地矣夫
宰相之職要在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
而絕不與以已繼偕未爲相時營私門庇私人
無天于上無人于下已若此矣與時大權在握
加膝墜淵以意顛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
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

國家

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近五十年于茲有如此罔

上行私臣子可以爲相耶不可以爲相耶會推

雖上已票不下

聖意淵微定有明斷

積毁諸臣亦自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輔

臣疏中點入鼎元數語亦明以

皇上之不信從哲轉告繼偕俾知自裁而兩人竟以

規爲瑱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聽人穿鼻者有

剌其姓名未協于金甌者有無爲章惇者無爲呂惠卿者近日東閣公會有昌言新參更不如舊參者繼偕都褎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睢恐且過之噫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爲况又不止于從哲者哉近繼偕因枚卜乂催不下意

皇上必乂勘破其欺罔不忠心蹟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籠罩人言不住忽圖署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效偕年高拱以閣臣兼冢卿故事乎而不

知已非其據矣嗟嗟繼偕趙煥故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督旣李汝華以有正推辭署矣繼偕枚卜中人而又孳孳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哉兩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于君則熱中左右望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爲目前緊着臣固于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爲未然之激論哉亦以目前百事俱廢百蠹俱發而饑民亂軍所在蜂起內憂外患交并一時卽有赤心急公二三相臣爲

皇上分憂託重已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

君藐法一意營私了無媿耻無忌憚之人恭與其中

定濁亂無章而僉險附之人才氣運當益厚之

毒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裴

延齡之麻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于廷王安

石之亂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

范祖禹之言曰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言于

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受已然之禍寧臣

受言于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借爲不

可至于署銓印之亦不可則于繼偕已事知之矣臣不必多舉懸求傷言官謫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動以千百皆其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爲之關說至于三奉堂諭壓苦屬官之所稱朱懋祥者現已假印問遣矣尚安望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爲救時宰相哉若輔臣之力引繼偕不過爲身後地耳此等心旌無定牽掣由人豈終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悵傷

聖主今日知人之明恐爲身與爲
國家兩悞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矣臣職在封駁
不知畏忌仰祈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
勝瞻仰悚息之至

戶科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爲邪臣罪案已明謹再平心剖析以質公論以

維

大典事臣因上年

殿試吏部右侍郎史繼偕關通故宰趙煥輔臣方從

哲力以洗刮別錯文卷爲

進呈第一無

天威于上無公論于下此中關係至重濫觴可虞若

聽遮瞞溷過長此安窮臣故直糾繼偕欺罔不

可擬據授銓者爲

國典政本慮至深遠也前閱邸報見繼偕爲曠職
滋慾聞言抱忤乞行罷斥以全臣節一疏是繼
偕業已束身認罪臣似可無言惟是繼偕疏中
止認門生鄉里先事關通猶于臨時贊成支吾
展辯且若以科場撿舉小事臣過求其爲欺罔
者臣請就其原疏平心再剖質之繼偕之疏曰
東際昌之卷專閱有人總裁有人是矣試問繼
偕如輔臣故宰亦曾識字讀書者何故于三百

餘人中獨首取刮洗別錯文卷而又偏是繼偕咸里首錄門人也繼偕又曰一堂傳觀非獨臣在不知傳觀之時傳觀共文不加點乎抑一寫冠場乎此是從哲情分要做良心未穩拈出謬膠二字一堂商量不得于心不能出口政欲得繼偕一言即好改正耳繼偕若果無心贊成何不直以天下觀聽未便更于已于際昌未安斷斷當另選無疵者以光

大典如從哲必還就際昌則欺罔專在從哲矣無

奈繼偕偏于私情重

國典輕從哲旋亦覩

天威遠友情近莫逆于心相覩以意同事諸臣即有

無辱

大典之念話在喉間終面情難割當日光景如此

而曰吾不贊成吾誰欺欺天耶然則今日欺

君辱

國一案是誰之過與乃云吸吸不肯為人分過是

謂過也必文較之前日卻又涉說謊欺

君矣噫夫繼偕前日賓藉人以市恩今日反扯人以
卸罪負心從哲此其一端從哲疏揭認罪雖是
寧人負我不知九泉有知夢寐之間其有顏面
以對趙煥否總之罔
上行私繼偕自干
憲典人乎何尤旣經摘發急宜追悔當時之迷未
執爭痛恨前日之悞未引罪省心訟過恐又抱
慙以靜聽
皇上之雷霆將來天下士大夫其猶能原之是爲收

拾大臣末路善藉若執迷不悟展轉支吾虛肆舌鋒秪敗塗地前日既不能以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今日又安能以三尺喙覆此半生心哉臣職在補闕拾遺有如此欺罔一事閃躲空地臣不敢不為

皇上補拾以存科場一段公論以揭臣子不當欺蒙

君父一段正經道理若但如朱懋祥事輕啓倖端大敗銓體繼偕既已不辯臣則可無再舉耳如繼偕必曰會試主考荐卷即當為

殿試

進呈首卷更不必再揀論文字照管

臨軒策歷狀元宰相彼此明做入情只消一揭撿舉

謬罪大家籠糊過去便罷此等造意行事那裏

是狀

君罔法請質之天下後世若有此公論有此臣禮有

此論相論銓之法則臣前日之糾劾誠過矣處

分聽之

皇上好官不妨人自爲之臣復何言伏惟

聖明鑒察臣不勝惶仄待

命之至

兵科署科事左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爲遼事一勘可明再遣言官非體懇乞

聖明急勅閣臣改正以保危遼事臣惟

祖宗設立科道等官凡內外大小各衙門事體許得

風聞糾正或有議論未定事在彼中難以懸斷

時一行勘要以事所核實以服被言者之心夫

亦就各該地方撫按勘報或另差官會勘此由

來一定之體未有即以言事之官勘所言之事

者臣等辦事該科接得遼東經畧熊廷弼乞勅

原參科道來遼速勘以清朝議事一本奉
聖旨科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略熊廷弼屢
次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功罪就着魏應嘉等
前赴遼鎮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欽此
臣等不勝駭異此在閣臣當日票擬之意或曰
遼東之事即勘以言遼事之人則功罪不更入
而議一可以服舊經臣之心一可以省更爭駁
之口不知勘者即言者就令勘得逼真心誰肯
服所勘之人與所言之人各不相下口反滋多

成何政體況日者敵人恃強挾衆逼處撫順夅
集地方經臣舊者意氣已頹新者經營未定乘
瑕抵隙儘有可虞又奚以
欽遣科道三人往勘遼瀋之精神耳目不免照應爲
亂一番中間恐有不便斯時也臣謂熊廷弼之
功罪爲小而封疆之關係爲大矣故聽勘既奉
有
明旨在舊經臣以待罪離任之人祗宜虛俟滿朝公
論靜聽

皇上處分不必紛紛角口在閣部大臣祇當一面責
成新經臣以全副精神默代舊經臣圖廻御勝
無存誰先誰後之心一面督催邊事新按臣張
銓前來監督卽着平心細心勘明勾消公案無
開釁至之口留不結之局其科道三人往勘具
奏
成命力請收回無傷從來論事勘非大體致啓後來
交爭數端斯于邊事
國體均有攸賴不然使風聞言事之人卽作原非

勘問之人無論道路之往來各該職掌之䖏閒

而建言者與被言者日相駁而日不降心以後

議論日紛葛藤不已或煩

明主之聽覽而漸成言路之睽疑誰執其咎閣臣即

不自愼重

絲綸職掌其于封疆

社稷何哉

兵科左給事中署科事臣楊漣謹

奏爲邊事敗壞已極罪樞誤

國不休直剖罪狀以祈

聖斷事臣觀自古國家常以敵國外侵邊疆禍結因之海內騷然故王者必嚴軍旅而統之大司馬以内贊廟謨外資籌畫無事爲徹桑之謀有事爲衝㓗之策及其不效則束身待罪力求誅斥未有庸鄙陋劣如本兵黃加善者久歷邊疆止用虛冒啾濊以至今官方其被命偃臥家園不

肯乞休人言叢指僉謂不死不活之人決無入

主中樞之理乃竟蒙面而入長安既已受事邊

腹皆其身上事況遼左關係甚重豈宜悠忽當

樞如度楊鎬之不能任經畧則宜請換度李如

栢之不能任大將則宜請換不然而度鎬栢之

必敗遼東則宜嚴戒甲兵以備應援而茫然無

主涸過半年與輔臣熱心封拜孟浪作馬上督

戰之事因至三路敗衂假非

此時山海都城守備竝無一設

社稷有靈

試問長安一片地加善當收拾何所此其辯敵
之不審因之震驚
宗社一大罪也清河撫順俱沒是何等時大將提兵
重出是何等事而李如楨酒肉之徒儼然登壇
一入遼而開原鐵嶺相繼陷矣乃拾寧嫠之殘
級遽然上首功以欺
神宗當時將遼川遼人實誰主持倘非舉朝力爭而
如楨又敘功矣此其用將之非人以致重城失
守二大罪也二帥既歸即宜上疏力請正法而

聽其見朝聽其上本佯爲不知者表裏爲奸盜
鈴掩耳其意不過曰兩帥之罪正而馬上差人
之罪與以遠人將遠之罪併發耳益旣欺
神宗又欺
先帝若非
皇上英斷舉朝公憤而二帥且將燃死灰騎白日矣
從此邊臣更復何所顧忌此又加警之比周爲
黨大罪三也僉蘇民兵所過州縣劫掠公行其
赴通州就練者安家之外又索安家二年之外

且許歸省夫此兵既不援遠又不守城而主客
分轄亦泛泛無着落夫結閭閻如許愁怨費
皇上如許金錢僅成淸人河上之逍遙是何法紀制
馭此爲撼搖邦本兒戲軍機大罪四也土兵各
邊之調誠非得已而申明約束此本兵事乃各
處逃兵僅逃之咫尺
都門明是犒賞之不時鼓勸之無法若使犒賞以
時又力誅一二首逃將領以警之豈其無忌至
此而今逃兵且公然拒捕殺人矣譬之人家今

日走一僕明日走一僕而家長不問恐主人有
事無難掉臂而去之矣是加督之怠玩九邀取
笑天下大罪五也至于推升將領或視賄之多
寡爲官之大小或視情面之大小爲官之冷熱
兩年以來庸劣被黎之債帥是錢神夜半之輿
援而報
國有心忠勇素著者反不得收其一臂之用是加
督之大啓倖端日蠹邊事大罪六也先是楊應
聘至京奉

旨署印加善鬱鬱不得志及應聘病歿牖地自書故
祁光宗推已一年不聞一疏催其到任張鶴鳴
命下累月亦不聞一疏速之來從事立心如此
又安望其主持少司馬之公論乎是加善之娟
嫉妨賢大罪七也最可厭者戀權不已託之守
禮低徊內閣仰息中官見人言難防則曰畏切
責以逃之切責之謀旣窮又詭託
溫旨以掩之近又將借名
傾命大臣希圖牢定脚根不動矣班行首玷人或比

之于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

他事事可惜是加善之戀位怙權避辱中樞大

罪八也至於

皇祖彌留之際召見閣部大臣加善親于

楊前奏曰遼東事

皇上放心臣雖不才不敢不竭力爲

皇上分憂今旣兩月矣曾練一兵簡一將乎畫一謀

乎遼東之警報日聞而制勝設防者未見分憂

之言在耳而所謂竭力者安在幾年俁

皇祖之疆埸而又終之以面欺背棄加善亦有何面

目以見

皇祖之臣子乎哉加善之被論杜門屢矣當事大臣

或以中樞無人或以攀人遮面每每徇縱擬

旨從寬此于加善之挾取封疆得矣而不能斡旋安

攘一事試問

國家有限封疆能當得幾個遮東敗壞乎而有限

之財賦能再得一趟徵調十八萬乎能再當得

一年加派八百萬乎而各邊武備懈弛內地民

竊盜起不急圖改人更理又能當得本兵再僥

倖乎今

聖主維新邊事

勅令會議督撫將士經畧諸事而居中調度者猶令

須寘戀位之人占任不休即日更經更撫恐亦

無益于成敗之數也故敢明目張膽列其罪狀

伏乞

皇上將臣疏及以前諸臣論列加善之疏一併

勅下九卿科道會議

皇上大奮乾斷輕則除削重則誅殛一面簡令別部
大臣代署一面推兩部侍郎前來料理庶幾雷
霆一震入情知奮邊事尚有可爲而在兵言兵
亦微臣以忠
先帝而報
皇上之職分也奉
聖旨東事正急本兵去留關係匪輕着九卿科道會
議具奏

兵科都給事中署禮科印務臣楊漣謹

奏爲仰遵

先詔俯順人情懇乞

冊立

東宮以端

國本以光

聖德事臣惟自古帝王深懷宗社之計未有不先崇

國本者定名分以繫人心早諭教以成令器三代

有道之長

恒必由之我

皇上茂膺天眷永錫祚胤春秋鼎盛篤生

聖嗣狥齊異稟中外共戴

先皇帝先皇后更極寵珍故前者賔天遺詔首以冊

立長孫爲言

皇上仰承

先帝付託之重俯念臣民屬望之殷既補闕以揚休

復稱善而歸美如用人發帑撤稅三殿諸事遠

周九塞之外細察四民之隱無所不燭發無所

不雰沾中外歡聲雷動調
聖主當陽立見堯天舜日卽我
朝二百年來
列聖嗣統未有轉移太平如是其迅速者是以羣情
鼓舞亟須離日之中願快覩前星之耀引領而
鑒曰
儲宮早建震器夙成將世世太平無窮期矣頊禮臣
議請
冊立非直欲成

皇上孝思亦以昭遠近臣民欣欣相告之情也臣考
祖宗册立故事宣宗以宣德三年立英宗爲皇太子
時年二歲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爲皇太
子時年六歲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爲皇太
子時未周歲即
先帝之正儲位也亦僅六歲耳今皇太子年十六歲
矣以
皇上御極未及旬餘敢諸
先帝青宫之日不啻遲且

皇上不數日間行如許繼述事豈其
遺詔首重之冊立故亟可緩乎臣謂
國家事即細務在臣工之可循行者猶嫌迂廻若
大典爲
聖明之斷在必行者更宜爽快則今日率遵
祖宗之舊章允叶神人之通願當無俟再計矣剏
皇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近習浸尋能無慆淫惟是
體統一尊遠嫌疑而即莊嚴則氣體以堅一善
也名位一正去幼志而心衮職則德性可成二

善也宮僚漸備親賢良方正之日多三善也伉儷維時開虹流電繞之祥四善也孫謀已裕燕翼無窮
先皇帝先皇后膝前十六年之愛注益可以即安五善也若夫
龍斬甫正鶴禁旋開蹕盛美于前朝綿靈長于萬禩于
皇上遠猷鴻業尤善者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正
國本以正人心

社稷之福也萬方實嘉賴焉即曰思慕未平遽難慶
舉吉禮則煌煌
遺命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正思慕中之繼述矣願我
皇上之斷而無需也臣辦事禮科目前大典如恭上
大行皇帝尊謚暨追尊
聖母尊謚祇候
玉旨傳制諭禮部遵行之外禮則莫大于是矣臣故
不敢不繼禮臣以請如果臣言不謬乞
勅禮官擇吉具儀舉行并令閣臣愼簡宮寮以備輔

贊元良之任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竦息待

命之至

兵科都給事中楊漣謹

奏爲元良之輔導爲急瞽御之關係匪輕懇乞

聖明愼擇近侍以成

睿德事頃該臣循職掌以

册立繼禮卿上請蒙渙

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矯首歡呼極口讃揚

謂先朝衆舌幾敝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

定大本此

朝廷宗社之福也

龍飛御宇方錫極于太平麟趾紹休將庇我子奕世

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間

鶴禁宏開

經筵肆啟凡妙簡宮僚以資啟沃輔臣當此際而

不仰體

宸衷俯收民譽以迓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

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

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宮正巷伯實爲政矣

是故古者諭教有法不惟重疑丞輔弼之選尤

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傅之不勝衆咻也今
縱詹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貌祗勤于三
接情終移于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僻之狎
昵造次之開陳何如讌閒之浸灌閑之以規矩
準繩非哲人誰知遊而道導之以戲豫馳驅在
冲齡尤易巽于心矧追歡聚樂之塲于萬斯億秉
間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置規爲瑱久則沃
水于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
以物遷習與性成其所漸靡非朝夕之故也願

陛下加意愼擇使忠直知理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
儇巧狼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
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侈談春華秋實之盛而惓
惓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就傅于外庭後世養
尊于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
非直此也見秀斐而知陰生覩盆氷而識天寒
機在防微事貴謀始寧被無感而慨之誚不願
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乞
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兵科都給事中署禮科印務臣楊漣謹

奏為申明禮制以尊

朝廷以肅人心以光

聖治事臣等恭遇

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

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

皇上大翕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受成快

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有瀆瑣仰瀆

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忝禮為四維之首所以辨上

下定民志于是焉在而總禮綱領則莫要于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成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稍佐邦禮之墜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嚴肅之禮夫堂陛有體至嚴不至寬昔劉章于外戚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會尚能彈治喧嘩肅清班列我

朝禁微森嚴著在
令甲者豈不凛凛日星偶因年來雞籌無唱雉扇
希開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
皇城之內
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于
其間每遇午門
朝見襍遝無章甚之班行之中閒入挨擠往往拜起
未終躋攤喧闐如市如此景象豈成
法庭近輔臣新奉

嚴諭肅清褻慢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
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
憲典恭稽近弊于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
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遊玩諠譁不成體
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其
儀仗所設傘扇旌幢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
以照臨百官者亟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于
闕
朝之法

會典具載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疎玩務令耳目改觀
人心振聳其于
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
君臣接見之禮夫
祖宗遺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
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商諮諏
詳愼不特傳
旨判可否而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官答應

皆得咫尺
天顏躬承揭擢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
其安
先朝平臺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
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皆屢蒙
顧問備極繾綣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
命近侍扶掖而與者
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
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總之

君臣情禮最忌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蠹諸司職掌
最宜
宜問一有宜問即便恪共今我
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勵精諸臣奏請
御殿與行奉
慰謝
恩之禮雖
聖躬小有違和亦必勉勸接見仰見泰交盛事同符
聖祖不待臣等預為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

諸臣奏對之時懇
恩問每宜問如吏部則問其敘用幾人得用幾人務
為官而擇人無為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
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屯鹽考成
之法無但虛有文章帑藏空虛之故更圖作何
料理倘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于各邊
未寧疆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
方畧戰守機宜邊疆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使
黃嘉善嘗自几前稱悉心料理以寬

先帝之憂今旣浹旬矣而璣實奏功安在毋得虛位

擔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

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情庶知儆職

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

聖明自不必爲朱雲折檻之直棲楚碎首之忠倘有

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間一

出班

面奏親承

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脉流暢此尤

親政之要圖也一曰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于
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
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寢閣
裁決稀聞凡舉世所號爲大奸大貪與夫頑鈍無耻
公論所不容
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
奉身而退似屬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
憑勘處或贓私狼籍合當追究以
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校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

悻悻言歸偶寬斧躓之條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即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為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先聲奪魄心悸勢衆如怒衆而究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華遷或旬宣省方而徑自賦歸若無僭擬該部之罰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政體伏乞

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一虛公覈

奏如屬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之法分別議處輕則屏逐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即卿貳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

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槩從格套曲賜匏留往日人心厄塞庶位卑虛人但謂

先帝有辦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相對立使不肖者得營

竊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速茹繼進

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日申

章疏入

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況于奏

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屬部郎李夢陽

具疏草而囑之曰是弗可文文則覽弗省也是

弗可冗冗則覽弗竟也此兩言者可以為萬世

章奏之式自

先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置高閣于是渺無顧忌

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擬入衆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鬮捉風捕影若使

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祇在邸報之流傳而不思

宸衷之採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于是巧者陰用其脫卸而頑者佯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

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

皇上鋭精圖治百官章疏盡入
御覽伏乞
申飭臣僚凡一應入
告之文務在情辭肫暢言簡意盡即如鋤奸斥佞
只須櫽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其人其事直截
指摘各撫按勘報錢糧刑名等項亦須徑撮其
大要以備
省覽不得抄寫文移累累重復其撫按舉劾司道府
縣等官有舉其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

有劾共貪酷萬狀而罰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

當

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

皆章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

先帝之厭棄章疏也聽之若充耳委之若故紙不知

積厭成玩以至于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

爲無過也今

皇上方弘止棼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

拳拳先爲

皇上告而并爲羣臣告者也以上四欵臣高目疚心
爲日久矣幸玆
朝政聿新啟櫳易聽之日不避瑣瑣亟爲申請倘能
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
未必不由于此若夫
國家大典如
冊立已奉有
旨中外快覩盛事在即
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在遂節舉行其

郊廟
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
聞至于臣鄰在位有懷奸抱慝以爲
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于君如鷹鸇之逐
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談焉臣無任戰慄
待
命之至

兵科左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為發明

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

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効急為責逐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悞之庸醫而漠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為設法何况臣子之于君父頗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

皇帝纘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政銳意勤民兼之體節

過勞哀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沉痾宿
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十三日諸臣再見
天顏大覺丰神清減不似
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隨大臣
宮門問安旋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
之
諭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共見
天顏晬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煩何以遽至于是
及十七日大選有鄭内官同吏部尚書監打選

官印子諸臣敬問
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自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
節流言果如臣等理應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
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自流
傳之誣猶以事出
內廷不敢遽指庶幾
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
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誰實使
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

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

以

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

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理明白易曉以

皇上之日日萬幾煢煢哀痛精神不無耗費于法止

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

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

傳流言曰與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

口以蓋其快樂之奸與文昇之罪四出煽播以

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旣益

聖躬之疾又損

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

有年不聞悞用一藥

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泄補倒置如此有心之悞耶

無心之悞耶有心則虀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

悞寧堪再悞

皇上奈何尚置賊臣于肘腋間哉

社稷有靈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卽勿藥然而藥不

可廢亦不可不慎也臣謂
皇上雖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問
部大臣咨宜錄諸臣中有知醫者日于
宮門前齋心候問同
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內官
如法煎和以進至于文升者懇
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
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悞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并請
皇上暫輟機務沉心習靜但悠意隨時

召皇長子同衆　皇子承顏導意于前以發天性之
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
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清爽精神悅豫旬日之間
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
皇上採納又臣前署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
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
天恩收回
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雖干
聖明當巳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
臣慮假借之端尚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
皇上一開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
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
以嫡母乎則干
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干本生
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巳
耶當年

主心未定實不開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
長君踐祚儲無取于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總之
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
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
試思
聖母慈仁配天育
聖辛苦勞劬垂四十春秋我
皇上孝思無極止能崇上
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當年今日舊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

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

請收

成命正所以善安共

姑在　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同念凡

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

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妹恩于無已也若我

皇上垂念

先朝寵貴舊人止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
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啓亦願
詔旨無輕發閫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
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
皇上保民保
社稷之身并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
所能知也奉
聖旨近所奏朕冊鄭貴妃進封皇太后係
先帝遺命昨因右都督鄭養性疏請辭封今已報止

不行外廷無再瀆擾御醫房提督崔文昇已有旨

了

皇長子擇用端人朕知道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爲

登極在卽中外仰聽乞早淸

宮禁以正分位事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

陛下卽日

登極用慰輿情而遜廻愼重必待諏吉者固以祀告

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

深宮中有

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護之名陰懷
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
宗廟神靈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
請
陛下暫居
慈慶宮者實有鑒于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正乾清此臣等之私願忠于
陛下之深心也

祖宗之

社稷爲重

宮幃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旣有公疏臺臣復有

專疏有分疏畢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

陛下正位

乾淸宮而發選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

稔聞之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

登極已定明日矣

太子旣登大寶豈有還偏處

東宮之理而怙恃
寵驕妄自尊大者猶遍處于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
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
明旨若仍復借擇吉爲延豈真欲中外之共
主長遜避一宮嫡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遜
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
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捐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
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冊立雖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今
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
皇祖與
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
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必加以
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曰
我
貴妃我哥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
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

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
天子居正之宮又豈得遷就宮勝聽其悍然頑然敢
抗
明旨以據之臣謂
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遇逆侍有禮漸再不可
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
勑令逆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
內廷但恪遵
天語即是吉祥不必藉口擇日立着移入

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守禮安分猶可望

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

恩

三朝豢養凜凜焉知所以效忠于

先帝之子孫無謂

陛下冲齡上方三尺劍么麼頭顱卽不足畏也至于

閣部大臣旣當鼎輔并宜矢公責成

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親主

令日侍

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于前庶幾志氣消
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于此葢以
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祗因前日
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
乾淸左右雖天啓
先帝聖聰隨即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沉痼醫藥之所
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恨談虎色變臣等安
得不爲衆心遠慮故此一移宮事臣言之在今
日

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
泄再爲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
先帝憑几輔
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惟燕褻之處安而後
陛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即安不
然但直
駕前奔走清道辟入而根本之地尚未安頓清楚則
縱騎侍衛原不乏人亦何取諸大臣僕僕牛馬
走其間哉臣待罪諫垣茲無短長祇以論劾奸

醫崔文昇探防名封凌逼之漸三棠
先帝召對得隨大臣後與聞
顧命此誠千古殊遭雖捐糜頂踵不足以報
先帝之知𢓭者銀船之
賜尤同諸大臣特荷
恩施
君父須賚義宜祇承而中間拜
命之餘感愧交集不容不特申諸臣䇲後之請以效
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一念癡愚過慮止知愛

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避避之名位計
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之微漸且并以成
先帝之寵嬪于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
天子而由狥怙寵之宫人泄泄作一日之悦從萬一
大費後來之收拾此無禮于君之徒
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填集握筆泣流不勝
哀懇待
命之至奉
聖旨移宫有旨了該部知道

兵科都給事中臣楊漣謹

奏爲敬述移

宮始末仰質

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

選侍移

宮一節避

至尊之宸嚴還相安之分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

當時所以移

宮其始末情形惟護

鑒諸臣知之外
廷未必盡知也外
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
眞情猶未著則在外之閒猶慶轉訛及今不一
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
是亦當事諸臣含濡不言之過矣職僩以侍從
小臣屢蒙
先帝召見又叨
皇上眷顧常入邸從日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

再四思維何敢嘿不一詞請與中外直述其光
緒可予毋僥
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間亦于
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叮嚀則曰輔
皇上要緊當時
選侍忽從門幔中手挽
皇上而入復推
皇上而出隨有要封
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激杞憂以我

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
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
先帝動念壽官
君臣正相引牖之時而忍于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
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爲一事權到手豈僅
僅一名封足了共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是以
心口相問憂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
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
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

宮門而

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

先帝昨日几前殊于諸臣戀戀今玆夜半急宣當有

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

主君爲重宜急入

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

乾淸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璉冑㐲

忿詈謂

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

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宫人開宫堅阻不容顧
命大臣應召
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
宫之光景也諸臣扳望
遺弓呼號畢恭請見
皇上于寢門拜呼萬歲
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捧
龍軒至
文華殿行禮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

皇上即日

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

草率發皇

皇上斷以舍殮未完祀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

外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

登極爲危者葢

先帝變出倉卒上無

聖母之憑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

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

安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

又議

皇上宜歸何

宮有謂卽當責成

選侍託以

皇上者職思想

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

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親之黨

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
冲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
選侍如可託
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
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
聖駕果徑就
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
御極之期既定于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
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益

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
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
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疏及李進忠等之
疏總以
宮既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
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即欲加恩
遐待原不在
宮之移與不移且避
至尊安本分爲

遜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

繼述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積蠹得挾

舊

宮嬪踞

天子之宮以抗冲年之

新主俾

登極之後返靑宮非理歸

乾淸未便

乘乾伊始遷回于託處之安是尚成其為體統正而

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于
慈慶宮前憤爭移
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
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謂移
宮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
二祖
列宗之大寶始安
先帝在天之靈始妥大臣于此當容有調停即本日
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

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大抵
主上冲齡方共宸居未淨
先帝社稷之付託爲重則平時之寵愛爲輕及其
宸居已安旣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
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所以議
移
宮者始終如此甞夫保護
聖躬肅清
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職又

不過從傍與聞未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
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
乎哉移
宮之宜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
皇上之當尊
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嬪之有可狥亦絕不見移
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揑
倡
選侍徒跣踉蹌絕食自裁并揑稱

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瑺過甚甚之有
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憂時之士誤
取爲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
伏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
臣安敢無言夫初一出
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移
宮之爭事在公卿疏
請之後懲前慮後追自遠心
九廟神靈監此熱血若夫緝拿罪瑺等人譬如人家

主人謝世群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爾

究問創懲此亦滌蘊破裂之一道只在法司酌

情法之平耳且亦于

遐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爲

遐侍惜者職調寧可使人今日惜

遐侍無寧使移

官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兆覽文書稱制垂簾之事

彼三十餘年憑依蟠結之群邪又或得以因緣

多事于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

皇上要緊之深意
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爲愉快也與哉況兩奉
聖諭遐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
嘁歘宫火復奉有
遐侍
皇八妹俱無恙之
旨乃知
皇上雖念及於
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

光宗先皇帝前日之欲歔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

善處

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昭

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

天心泰轉之會倘蒙

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

採臣之言更于

皇四弟　皇六妹　皇七妹　皇八妹時勤

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

遷侍者

請自

上裁再酌加恩數夫盖尊愛

先帝之愛子愛女耳當亦

聖母之所共喜者并祈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

　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

　下萬幸

奉

聖旨墳所奏務官㨗極事不惟科臣親歷凡大小文

臣下所共知共見者極正極公極切極真覽奏

甚愜朕衷着昭示中外以釋群疑楊漣當日竭力

憤爭志安社稷忠直可嘉其所奏諭安加恩朕知

道了

楊忠烈公文集卷一終